

清华简《皇门》篇“考门”解

王连龙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吉林 长春市 130012)

关键词: 考门 闕门 宗庙

摘要: 本文对清华简《皇门》篇“考(库)门”进行了考释,认为在周王寝宫之外,宗庙之门也可以称“库门”。《皇门》篇中的“库门”即是宗庙之门,正可与传世本《皇门》篇中代表宗庙之门的“闕门”相互印证。这也说明,《皇门》篇所载周公训诰在宗庙进行。“闕”、“库”义同而字异的情况,成因于《皇门》篇简本、传世本属于不同传流系统。

KEY WORDS Ku Men ' Hong Men ' Ancestral temple

ABSTRACT: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 characters of “ku men 考(库)门” on the bamboo slip of the Huangmen chapter in the collection of Tsinghua University. It argues that “ku men” refers to the gates of the back chambers of the royal palaces and of the royal ancestral temple of Western Zhou. It also identifies the term with the Hong Men ' in the received text Huangmen . The text appears to document that Duke Zhou announced a decree in the ancestral temple.

清华大学在2008年收藏了一批战国竹简,以其多为先秦“书”类文献,引起世人的关注。笔者曾就清华简部分篇章与《逸周书》的关系问题,略作探讨^[1]。李学勤在《文物》2010年第5期发表了《清华简九篇综述》,对已选出的9篇竹简的相关内容进行了介绍。其中竹简《皇门》篇首为:“惟正[月]庚午,公(格)才(在)考门。”关于“考门”,李先生认为“‘考’字从‘古’声,属见母鱼部,可读为溪母鱼部的‘库’,库门是周制天子五门(皋、库、雉、应、路)的第二道门,这也表明公的地位”。应该说,李先生关于“考”、“库”通读的解释,是非常正确的。传世古籍及出土文献中,从“车”得声的字与从“古”得声的字多通假,高亨于此多有集证^[2],兹不赘述。

按,“公(格)才(在)考门”句,传世本《逸周书·皇门》作“周公格左闕门”,《周书序》亦云“周公会群臣于闕门”。也就是说,“考门”,传世文献作“闕门”。关于“闕门”,旧注家多有申说。如孔晁注:“路寝左门曰皇门。闕,音皇也。”潘振《周书解义》以为“左,闕东也。闕,大也。闕门即皇门”。庄述祖《尚书记》谓“闕门,路门之外掖门也”。三说不知所据。按,《尔雅·释宫》云:“衙门谓之闕。”衙,小巷。《说文·门部》释“闕”为“巷门”。《左传·成公十七年》有“而入

闕门”句,此“闕门”即宫中夹道之门,当为《尔雅》、《说文》所本。但问题是,闕,从门左声,门之通名,不独为巷门。《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高其闕闕”,此“闕”、“闕”即门之泛称。而在“闕”所代指的诸门中,以庙门尤为值得关注。如《左传·襄公十一年》及《左传·昭公五年》两见“盟诸僖闕”,“僖闕”即指鲁僖公庙门。《尔雅·释宫》郝懿行疏谓“宫中衙亦名闕,因而庙中门亦名闕”。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如果顺着这个思路,就会发现“闕门”与“库门”是有所关联的。

依周制,天子有皋、库、雉、应、路五门,其中库门为第二道门,这也是通常意义上的“库门”概念。但是还有一种“库门”容易被忽视,那就是明堂的“库门”。按,《太平御览》卷五百三十三引《周书·明堂》云:“明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阶广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东应门,南库门,西皋门,北雉门。东方曰青阳,南方曰明堂,西方曰总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庙。以左为左个,右为右个也。”《玉海》卷九十五引同,《隋书·宇文恺传》引至“东应门”。《旧唐书·礼仪志》载颜师古论明堂古制:“《周书》之叙明堂,纪其四面,则有应门、雉门。”也当本于此。这段文字不见于传世本《逸

周书·明堂》篇,当为佚文。按此条佚文所讲,明堂有四门,分别为应门、库门、皋门、雉门,其中库门为明堂的南门。关于明堂,蔡邕《明堂月令论》有经典概括:“明堂者,天子太庙,所以崇礼其祖,以配上帝者也。”是“明堂”即周天子祭祀祖先的宗庙。如果参之以《周礼》、《礼记》及《逸周书》所载,还可以知道“明堂”也是周天子朝见诸侯及布政的场所。关于明堂有库门等四门,传世文献中不乏记载。如《尚书·舜典》云:“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询于四岳,辟四门。”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四门,明堂四门。”舜时不必果有明堂之称,郑玄所谓“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犹周之明堂”(《史记·五帝本纪》集解),较为中肯。又如《逸周书·明堂》及《礼记·明堂位》记载周公及将致政,朝诸侯于明堂之位,文中就存在着关于明堂四门的描述。《后汉书·陈禅传》李贤注总结其事:“《礼记》曰九夷、八蛮、六戎、五狄来朝,立于明堂四门之外也。”极为精炼。还有《孔子家语·观周》载孔子观于明堂,睹四门墉有尧舜、桀纣之象。此皆为明堂有四门,南门为库门之证。需要指出的是,因为库门为明堂之南门,所以先秦文献有时以“南门”代指“库门”。如上举《明堂》篇所载周公朝诸侯于明堂,其中“八蛮之国,南门之外”,此“南门”即指“库门”。与之相关,周制每月初一,天子于明堂颁布政令,即《礼记·玉藻》所谓“听朔于南门之外”,其中“南门”亦代指明堂的“库门”。关于明堂南门称库门的现象,郑玄已有所关注,其于《考工记》“周人明堂”注云:“或举宗庙,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可谓一语中的。后贾公彦《周礼·春官·太史》疏云:“明堂、路寝及宗庙,皆有五室、十二堂、四门,十二月听朔於十二堂。”亦是申郑之说。

经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到在“闕门”与“库

门”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即它们都可以代指庙门。“闕门”与“库门”这种意义上的对等,实际上就证明了《皇门》中公的训诂是在宗庙进行的。与之相印证的是,传世文献及金文所载周初训诂也多在宗庙进行。如武王灭殷后,即在宗庙举行献俘礼,并“语治庶国”,发布文诰,事在《逸周书·世俘》篇。《尚书·顾命》载“太保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齐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钊于南门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成王卒后,召、毕二公率诸侯以太子钊见于先王庙,即位为王。句中之“南门”也是指“庙门”,即康王册命在宗庙进行^[3]。在周初诸王作器中,也频见在宗庙进行册命赏赐等活动的记载。如《何尊》铭文就记载了成王在成周宗庙训诂宗族子弟的史事:“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京室”,唐兰认为是在成周的宗庙,是祭太王、王季、文王和武王的地方^[4]。就训诂时间、对象及内容而言,《何尊》铭文与《皇门》篇非常相似,这也说明《皇门》篇中公的训诂也应该在宗庙进行。

笔者注意到,清华简部分篇章内容与传世文献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如竹简《金縢》就没有涉及占卜的文句,李先生将这种不同归纳为二者属于不同的传流系统。相应地,在没有更合理解释的情况下,不妨把“闕”、“库”这种义同而字异的情况,也归因于《皇门》篇传流系统问题。

[1] 王连龙. 保训与逸周书多有关联[J]. 社会科学报. 2010(3): 11.

[2] 高亨. 古字通假会典[M]. 济南: 齐鲁书社, 1989: 863.

[3] 王国维. 观堂集林[M]. 上海: 上海古籍书店, 1983: 16-25.

[4] 唐兰. 何尊铭文解释[J]. 文物, 1976(1).

(责任编辑 王辉)